

陸
文
夫



第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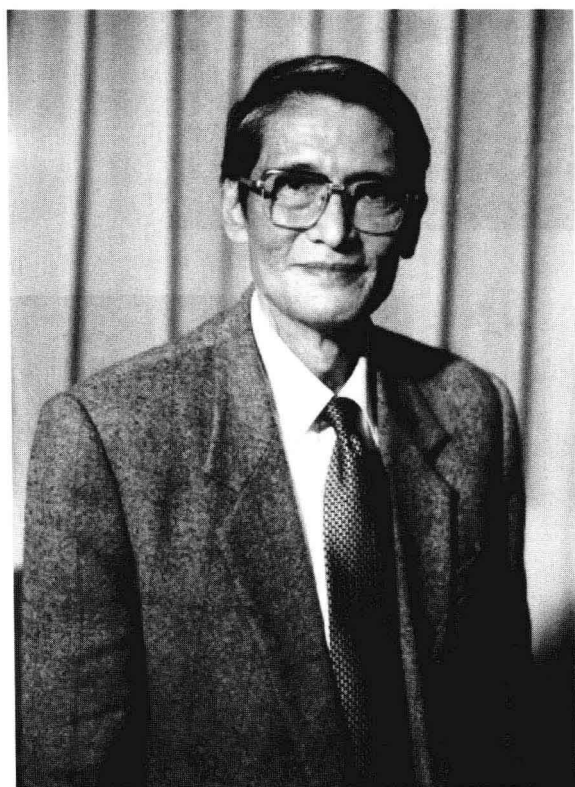
古吴轩出版社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陆文夫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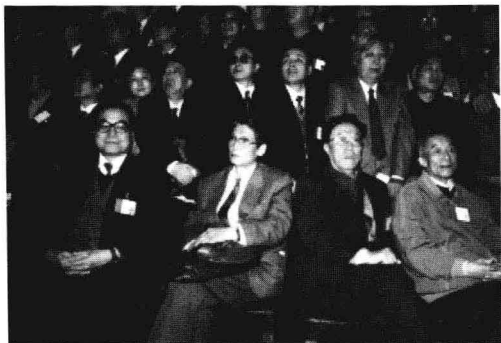
第三卷

古吴轩出版社





与老友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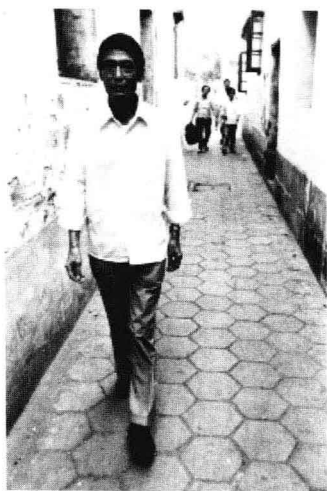
在 1996 年作代会上



在成都参加中美作家会谈



与孙女在自家院中



在苏州的小巷中



参观鞍钢



家中小酌



与高晓声在一起



与叶至善夫妇在一起



与巴金老人在一起

目 录

小巷深处	1
平原的颂歌	20
健谈客	35
荣誉	44
公民	60
火	71
节日的夜晚	90
月底	107
赌鬼	121
碰不得	136
抢修	150
只准两天	164
风波	182
最后的课题	198

葛师傅	217
二遇周泰	229
修车记	239
牌坊的故事	244
棋高一着	254
对头星	271
没有想到	291
队长的经验	299
介绍	314
龙	325
准备	343
招呼	359
双手致意	365
向师傅告别的晚上	370
围墙	375
小贩世家	397
唐巧娣翻身	413
门铃	431
还债	446
临街的窗	458
特别法庭	477
圈套	492
万元户	511

不平者	536
崔大成小记	566
打羊	582
秋风起	597
天时地利	615
春游	630
献身	641

小巷深处

苏州，这个古老的城市，现在是睡熟了。她安静地躺在运河的怀抱里，像银色河床中的一朵睡莲。那不太明亮的街灯照着秋风中的白杨，把婆娑的树影投射在石子马路上，使得街道也洒上了朦胧的睡意。

在城市的东北角，在深邃而铺着石板的小巷里，有一个窗子里亮着灯，灯光下，有一个姑娘坐在书桌旁，双手托着下巴，在凝思，在默想。

她的鼻梁高高的，额骨稍稍向前耸起，耸得并不过分，和她的鼻梁正显得那么匀称。她的眼睛乌泽而又闪光，睫毛长而稀疏，映着灯光似乎可以数得出来。她的两条发辫从太阳穴上垂下来，拢到后颈处又并为一条而拖到腰际，在两条辫子合并的地方随便地结着一条花手帕。唉，她的眼圈儿为什么那样黯黑？不像哭过，也不像失眠，倒像痛苦与折磨所留下的标记！

在这条巷子里，很少有人知道这姑娘是做什么的。邻居们只知道她白天不在家，晚上读书到深夜。只有邮递员知道她叫徐文霞，是某纱厂的工人，因为邮递员经常送些写得漂亮的信件给她，而她接到这种信件时便要皱起眉头，甚至当着邮递员

的面便把信撕得粉碎。

徐文霞放下双手，翻开桌上的小代数，却怎么也读不下去，感到一阵阵的烦恼。近些时来，她的心头常常涌起这种少女特有的烦恼。每当这种烦恼泛起时，便带来了恐惧与怨恨，那一段使人羞耻、屈辱和流泪的回忆又在眼前升起……

是秋雨湿漉的黄昏，是寒风凛冽的冬夜吧，阊门外那些旅馆旁的马路上、屋角边、弄堂口，游荡着一些妖艳的妇女。她们有的像幽灵似的移动，有的像喝醉酒似的依在电线木杆上，嘴角上随便地叼着烟卷，双手交叉在胸前，故意把乳房隆起。她们的眼睛都盯住旅馆的大门和路上的行人，每当有男人走过时，便嗲声嗲气地叫喊起来：

“去吧，屋里去吧！”

“不要脸，婊子，臭货。”传来了行人的谩骂。

这骂声立即引起一阵麻木的哄笑：“寿头、猪猡、赤佬……”一连串下流的咒骂来自这群女人。

在这一群女人中也混着徐文霞。那时她被老鸨叫作阿四妹。才十七岁的孩子啊，瘦削而敷满白粉的脸映着灯光更显得惨白惨白……

这些事已经去得很遥远了，仿佛已经退到了世界的另一边，可是，徐文霞一想起来便颤抖！

1952年，人民政府把所有的妓女都收进了妇女生产教养院，治病，诉苦，学习生产技能。徐文霞在那里度过了终身难忘的一年。她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母爱是什么滋味，人间的幸福就莫过如此吧，最大的幸福就是在阳光下抬起头，做一个真正的人！

那一年以后，徐文霞便进了新生染织厂做工，后来调到大生布厂做挡车工，最后又进了勤大纱厂。厂长见她年轻，又生着一副聪明相，说：“别织布了，学电气，去，那里需要灵巧的手。”

生活在徐文霞面前放出绮丽的光彩，尊敬、荣誉、爱抚的目光一齐向她投来！她什么时候体验过做人的尊严呢，她怀着惊奇的心情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慢慢地，徐文霞担心了，害怕了，她怕小伙子们那奇特而灼热的目光，怕那目光透过她的心胸而发现她身后的恶魔，那时候奇特就会变为鄙视，灼热就会变为冷漠！她深藏着自己的身世。好在几次调动后已经没人知道这些了。让它去吧，让它像噩梦般地消逝吧。

爱情呢，家庭的幸福呢？徐文霞不敢想，也怕别人讲，怕人提起解放前的苦难，更怕小姐妹翻弄准备出嫁的衣箱。她渐渐地孤独起来，在寂静无声的夜晚，常蒙着被子流泪，无事不愿有人在身边。于是，便在这条古老的小巷里住下来。这里没有人打扰她，只是偶尔有行人走过，皮鞋敲打着搁空的石板，发出叩磬般的响声，响声在深巷里渐渐地远去，又送来微弱的回音。她拼命地读书，伴着书度过长夜，忘掉一切。那些小伙子不肯放松她，常写信来，徐文霞接到这些信便引起一阵惆怅，后来索性不看便撕掉：“谁能和做过妓女的人有真正的爱情？别尝这杯苦酒吧！”

徐文霞烦躁不安，从书桌旁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动，跟着又强迫自己坐下来，双手捧住头，手指捺着突突跳动的太阳穴，好像要把头脑里的杂念统统挤掉。她深深地透了口气：

“把工作让给我，把爱情让给别人吧！”

徐文霞重新打开小代数，努力去探索方程式中的奥妙。一会儿工夫，字母在眼前舞动起来了，像波浪似的起伏。她拉拉眼皮，想唤回注意力，不消多时，又浮动，像湖水似的荡漾开去……

可能是天气燥热吧？徐文霞伸手推开长窗，窗外起着小风，树叶子互相敲碰，沙沙地作响。夜气和秋声能催人入眠，徐文霞却更加烦躁！

徐文霞为啥烦躁，她自己知道。那个大学毕业的技术员张俊的影子，如今还在眼前晃动：年轻方方的脸上放着红光，老是带着笑容和自己谈话，常跑到自己的身边来，想找点什么吧，却又涨红了脸无声地走开。徐文霞知道为着这些事烦躁，却故意不肯承认，用这种办法，她击退过多次爱情的侵袭。今天怎么搞的呢，说不想，却又偏去想：“他今天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先是轻轻地敲了一下门，隔半天又敲了一下，想进来又不敢进来。他的脸那样红做啥？别这样红吧，同志，难道我这个人还能讥讽别人吗？唉，他为什么不讲话，他蛮会说话的嘛，今天倒成了结巴。尽翻我的书看，还看得很有趣咧！这些书他不是都读过的吗？他要帮我补习代数，还要教我物理。昏啦，我竟答应了他，要是他怀着什么心思，我可怎么办啊！”

徐文霞平静的心被搅乱了，全部“防线”都崩溃了。她拒绝过许多奇特的目光，撕掉好些美丽的信件，却无法逃避张俊那纯真的、孩子般的眼睛。她收不住奔驰起来的思想野马，一会儿觉得充满了幸福，幸福得心都向外膨胀！一会儿却又充满了恐惧，那么可怕，像跌进了无底的深坑！各种矛盾的心情痛

苦地绞缠着她，悲惨的往事又显现出来。她伏在桌上抽泣起来，肩膀在柔和的灯光下抖动。

窗外下起雨来，檐头水滴在石板上，倾叙着说不完的闲话。

时间从秋天到了冬天，徐文霞的心里却开满了春花。

一下班，张俊便到徐文霞的房间里来，坐在她的对面，呆呆地看着，看得徐文霞脸红：

“来吧，抓紧时间。”

张俊笑着，打开课本。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样好的老师了，他不仅讲，还表演，不知道从哪里找来许多生动的比喻。这一点，张俊自己也不明白，在徐文霞的面前，他的智慧像流不完的河水。

徐文霞开始做习题时，张俊便坐到另一张桌子上做他自己的功课。这时候，房间里静极了，只有笔在纸上轻微地作响。张俊一闷到书桌上，能两三个小时不动身，徐文霞深怕他闷坏了脑子，便走过去拉拉他的耳朵，搔搔他的后脑。张俊嚷起来：

“好，你又破坏学习！”

徐文霞咯咯地笑着，坐下来。不一会，又向张俊手里塞进一只苹果。

张俊把苹果放在桌上，先不去动，过了一会，拿起来看看，然后到徐文霞的袋袋里摸小刀。

“好，这一次是你破坏！”

“苹果是你送来的嘛！”

这一阵骚动，两个人都学不下去了，便收起书本，海阔天空地谈起来。张俊老是爱谈将来，一开口便是五年以后：

“那时候我是工程师，你是技术员……”

“我也能做技术员吗？”

“只要你学习的时候不调皮。”张俊在徐文霞的前额上戳了一下。“那时我们还在一起工作，机器出了毛病，我和你一起修，我满脸都是机油，嘿，你会不认识我哩！”

“你掉在染缸里我也认识。”

“要是世界上有这么一对，他们一起工作，一道回家，星期天带着孩子上街……多好啊！”

徐文霞被说得心直跳，脸绯红：“那是人家的事情，谈它做啥？”

张俊越谈越远，越谈越美。徐文霞好像浸在一缸温水里，她第一次感到爱情给人的幸福和激动。

实在没话谈了，他们便挽着手到街头散步。苏州街上的夜晚，空气很新鲜，行人却又那么稀少，挑馄饨担的人敲着木铎，在附近的什么地方游转，那笃笃的响声，更增加了街头的谧静。他们尽拣没人的地方走，踩着法国梧桐的落叶，沙沙地，怪舒服。徐文霞老爱把那些枯叶踢得四处飞扬。到底走多少路，他们并不计较，总是看着北寺塔，看到那高大巍峨的黑影时便回头。

张俊每天都到徐文霞这里来，实在忙了，睡觉之前也一定要来说一声：“睡吧文霞，明天见。”

徐文霞也习惯了，等到十点半张俊还不来，她便睡下，聆听着门上的钥匙响，等张俊的大手在她的被头上拍两下：“睡吧文霞……”然后，真的安详地熟睡了。

在爱情的海洋里，徐文霞本来已经绝望了，却忽然碰着救

生圈，她拼命地抓着，深怕滑掉。夜里，她常常梦见张俊铁青着脸，指着她的鼻子骂：“我把你当块白璧，原来你做过妓女，不要脸的东西，从此一刀两断！”徐文霞哭着，拉住张俊：“不能怪我呀，旧社会逼的……”张俊理也不理，手一摔，走出去，徐文霞猛扑过去，扑了个空，醒来却睡在床上，浑身出着冷汗，泪水洒湿了枕头，人还在抽泣。

徐文霞再也睡不着了，多少痛苦都来折磨她：

“怎么办呢，老是这样下去吗？万一给张俊知道呢？告诉他吧……不，他不会原谅我。像他这样的人，多少纯洁的姑娘都会爱上他，怎么能要一个做过妓女的人啊！不能讲，不能讲啊！”徐文霞用力绞着胸前的衬衣，打开床头的电灯，她恐惧，她忧愁。她不能失去张俊，不能没有张俊的爱情。

初冬晴朗的早晨，天暖和得出奇。苏州人都溜进了那些古老的园林，去度过他们的假日。

徐文霞穿着鹅黄色闪着白花的绸棉袄。这棉袄似乎有点短窄，可是却把她紧束得更加苗条而伶俐。辫子也好像更长了，拖过了棉袄的下摆，给人一种顾长而又秀丽的感觉。她左手拎着黄草提包，右手挽着张俊的臂膀。他们悄悄地走进了留园，在幽静曲折的小道上漫步。他们的脚步是那么的一致、轻捷，硬底皮鞋叩打着鹅卵石子，咚、笃，好像尖指拨动了琵琶的丝弦。小道的两旁是堆得奇巧的假山，尖尖的石笋，瘦透的太湖石参差耸立；晚开的菊花还是那么精神，不时从太湖石的洞眼中冒出一枝。徐文霞的眼珠像清水里的一点黑油，滴溜溜地转动着，她心旷神怡：“老天爷，但愿能永远这样吧！”

他们在清澈的小石潭旁立了片刻，和孩子们一起呼唤石潭中五彩缤纷的金鱼；然后又转过耸峙的石峰，前面出现了一座小楼。

“上楼去吧。”徐文霞动了一下她的右手。

张俊拉着她的手就向假山上爬。

“咦，上楼嘛！”徐文霞跌跌踉踉地，爬到山顶直喘气。“我叫你上楼，你偏要上山！”

“已经上楼啦，还怪人！”

徐文霞向前一看，真的上了楼，原来假山又当楼梯，使人在玩弄山景中不知不觉地登了楼。徐文霞忍不住笑起来，停了会儿又叹气：

“俊，你看造花园的人多灵巧啊，人总是费尽心机，想把生活弄得美好点。”

“走吧，说这些空话做啥。”

穿过了曲折的回廊，徐文霞的心中有些忧伤：“唉，空话，要是你明白了造园人的苦心，你就会同情他，原谅他的过错，成全他那美好的愿望。”

张俊一愣，发现了徐文霞那忧伤的眼神：“怎么啦文霞，想起什么心事吧？”

“不，没有什么。”

“那你为什么不高兴呢？”

“高兴哩，能和你在一起总是高兴的。”徐文霞强笑了一下，“走吧，你看前面又是什么地方？”

前面是一个满月形的洞门，门内是一派乡村的景色。豆棚